



三江源素有“中华水塔”之美誉。

十年转瞬而过，理念的转变带来了切实的改变。水质是最直观的证明——2025年，长江流域整体水质持续为优，水质优良（Ⅰ—Ⅲ类）断面比例为98.9%，干流全线水质连续6年稳定保持在Ⅱ类。两岸重化工企业搬迁、非法码头拆除，累计腾退修复岸线160多公里，曾经杂乱的江岸重新披上绿装。

江里的生命也在回归。“微笑天使”长江江豚，种群数量从2017年的低谷走出，2025年恢复到1426头，

武汉、南京等地江段重现江豚戏水的画面。四大家鱼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6倍以上，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卵苗资源量是2020年的7.1倍。2021年至2025年，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，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。

中华鲟的故事仍令人揪心但充满希望。这种与恐龙同时代的“活化石”，2013年首次未监测到野生自然产卵，此后“未监测到”成了常态。转机在于人工保种与增殖放流——自2024年起，中国连续两年实施大规模增殖放流，放流规模均突破100万尾，12.2%的放流幼鱼已通过长江口入海生活。而在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崇明岛，还有5000多尾稚鲟等待回归大江。

从三江源草场复苏，到宜昌破解“化工围江”，再到崇明东滩湿地之美——江岸又见“渚清沙白鸟飞回”。成渝、长江中游、长三角三大城市群，也在生态支撑中走向协同发展。

2016至2026，十年守护，一江清水正在绵延后世、惠泽人民。

水啊水

“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”，宋人李之仪一首《卜算子》词，本写相思之苦，“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”。但到了晚近，也有朋友揶揄：上海毕竟处在长江下游，取用的水啊，都是上游、中游人们用过的水。只愿上游不污染，或许是长江下游人们对上游的一种寄望。

2011年，上海青草沙水库一期工程完工并投入运营，上海市民的生活用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。正是在长江大保护开启之年的2016年，青草沙水库二期工程完工。“这一阶段的工程进一步巩固了水库的防洪能力和水质保障能力，使得青草沙水库成为上海市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水源地之一。”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，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文博分析